

乾隆帝起居注

巡幸盘山史料

常建华 辑



天津古籍出版社

《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

常建华
辑



天津古籍出版社

15261.700
2012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 / 常建华辑.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4
(乾隆帝与盘山)
ISBN 978-7-80696-900-7

I. ①乾… II. ①常… III. ①乾隆帝 (1711~1799) —起居注②地方史—史料—天津市 IV. ①K249.306②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1914号

《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

常建华/辑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16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2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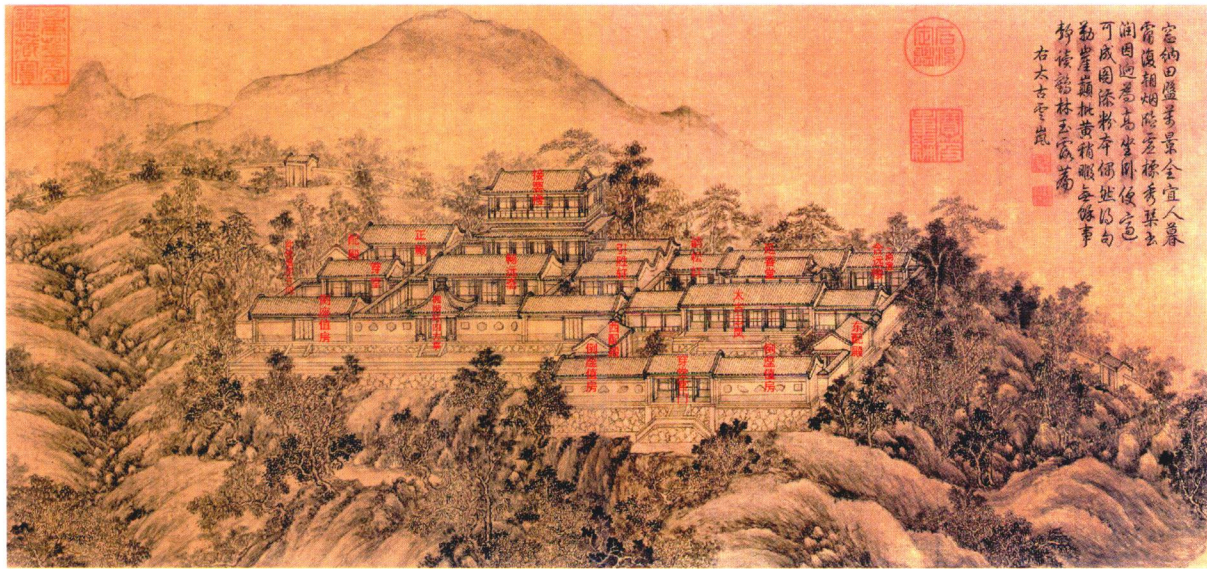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00-7

定 价: 480.00元 (全三册)



《田盘胜概图》之静寄山庄（董邦达绘）



《田盘胜概图》之太古云岚（董邦达绘）



寫真世寧擅續我少
年時入室瞻然者不
知此是誰

壬寅暮春湯魁

《平安春信图》（郎世宁绘）



《弘历盘山静夜》（董邦达绘）

者益不 乏	可因書	其事命	於濟源	田盤磨	崖兩泐
乾隆己	丑仲夏	月中澣	御製并 書		

[illegible][illegible]

乾隆《济源盘谷考》

出版说明

中国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为挖掘乾隆帝巡幸盘山的历史资料，成立了《乾隆帝与盘山》辑录委员会，聘请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新良、常建华和天津画院原院长白金三位专家，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献资料，辑录成书，定名为《乾隆帝与盘山》。全书80万字，分设《〈清高宗实录〉巡幸盘山史料》、《〈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乾隆帝巡幸盘山御制诗》三卷。

《〈清高宗实录〉巡幸盘山史料》卷中主要记载了乾隆皇帝巡幸盘山时留下的颇有价值的史料，既有其游览山水、调整情绪的活动内容，更有其“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活动内容。《〈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卷中记载了乾隆皇帝32次来盘山每天的起居和言行。《乾隆帝巡幸盘山御制诗》，除对乾隆咏盘山的1702首诗作辑录外，还附有白金先生有关乾隆咏盘山诗作的研究文章。全书内容详实，可读可鉴性强。

《乾隆帝与盘山》辑录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乾隆帝与盘山》辑录委员会

主 任：王 林

副主任：夏广贺 白光明 蔡 伯 朱庆忠

顾 问：李克安

《乾隆帝与盘山》辑录办公室

主 任：蔡 伯

成 员：李克安 王宝国 王浩宇 刘晓伶

辑 录：白新良 常建华 白 金

责任编辑：赵 娜 刘少毅 吕海香

美术编辑：宗 强



说 明

1. 本资料集按照乾隆皇帝巡幸盘山的时间先后编排。
2. 本资料集的断句、标点格式,参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的《康熙起居注》。
3. 本资料集的分段尽量尊重原来格式,但是做了一些调整,使条目更加清晰。
4. 《乾隆帝起居注》稿本中史官所圈内容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用页下注的形式注明。
5. 原文中草书或漫漶不清无法辨识的字用“□”代替。
6. 原文中错字或疑似错字,以正字在其后注明,用括号“()”表示。
7. 原文中人名、地名、寺名等名称用字有不同现象,一仍其旧,不做统一处理。





前言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清代康熙皇帝下令建造的避暑山庄已经是名传遐迩。此外,清代乾隆时期还建造了静寄山庄,坐落在离北京不太远的盘山(今属天津市蓟县),乾隆皇帝曾 32 次来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然而知道静寄山庄的人为数不多,对于乾隆皇帝上盘山人们恐怕也是不甚了了。在清史研究方兴未艾、天津市大力开展盘山旅游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乾隆皇帝上盘山的历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记载了乾隆帝每天的言行,其中也保留了他巡幸盘山的史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就是我们整理这些史料的结果。为了读者更好地利用本书,在此就有关问题略作说明。

一

起居注是逐日记载皇帝言行的史书体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对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行的史学传统,起居注就起源于这种制度。清朝的起居注可以《多尔袞摄政日记》为滥觞,该书每日记事并书记事人员衔名,与清代起居注体例略同,只是顺治时代尚无起居注制度而已。

清代设置起居注馆是在康熙时期。康熙七年(1668 年)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建议应设起居注官:“请遴选儒臣簪笔左右,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①康熙皇帝表示知道此事,并未做出决定。康熙十年(1671 年)三月礼科给事中吴国龙疏请复设起居注,得旨报可。起居注馆在午门内之西,与实录馆相对。其官则自掌院学士、詹事以下,史官以上,皆得充任。初止八人,后增至十六人^②。设立起居注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7,康熙七年九月壬子。

② 王士禛《池北偶谈》(上册)第 4、31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准确的时间为该年八月，命日讲官兼摄，添设汉日讲官二员，并任命侍讲学士莽色喇沙里充日讲起居注官^①。起居注官记录范围有所限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规定：“今后起居注官除照常记注外，遇有折本启奏，俱令侍班记注，惟会议机密事情及招诸臣近前口谕，记注官不必侍班。”^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担心九卿官员私自缮写送进史馆记注，起居注官未必能坚持原则，要大臣讨论办法。大学士明珠等奏：“满汉起居注官共22员，日值记载，俱系公同校阅，所奏之事，从无私自缮写送进史馆记注之例。如有缮写送进者，起居注衙门必进呈御览，方敢入册，向来定例如此。”^③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因起居注官陈璋、赵熊诏将上一年所下谕旨至本年复行抄阅提醒皇帝，疑心起居注官员干涉政务，并指责起居注官不能备记谕旨、汉官与满官争竞是非、起居注不准确，要求九卿具奏。最后将陈璋、赵熊诏二人革职^④。转年，康熙皇帝又以记注官年少不更事记载谕旨颇多遗漏，既然一切政事现有各衙门档案，何必另行记载为由。经大学士、九卿会议，将起居注衙门裁去^⑤。其实裁革起居注官还有另外难言之隐，单士元先生指出，当日起居注翰林等官有为诸子刺探玄烨在立储问题上的消息的举动，因为皇室内部争夺立储问题，涉及政治动乱，所以才裁革^⑥。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恢复了起居注制度。雍正皇帝恢复日讲起居注官的谕旨，掩盖真相，说父皇是“惟恐史官或多溢美之词”而裁省记注，要求：“酌复旧章，于朕视朝临御、祭祀坛庙之时，命满汉讲官二人侍班，不独记载谕旨政务，或朕有一言之过，一事之失，皆必据实书诸简册，朕用以自儆。”^⑦自此清代起居注制度持续到清末，清代的历朝起居注也保存至今。《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已经出版，冯尔康教授比较《雍正起居注》、《清世宗实录》和《上谕内阁》三书后，认

① 《清圣祖实录》卷36，康熙十年八月甲午、甲辰。

② 《清圣祖实录》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甲寅。

③ 《清圣祖实录》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癸酉、甲戌。

④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三月辛未、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丁亥。

⑤ 《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壬子、戊辰。

⑥ 单士元《清代起居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79，第268页。

⑦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丑。





为“《起居注》的记载比较接近史实,比较可信。”^①

新出版的《乾隆帝起居注》,整理者在“前言”中指出,乾隆起居注每月两册,有正本与稿本。稿本大部分已经缮清,有些则删改较大或尚未删改缮清。稿本在记载谕旨之后,均注有档案出处,计有五十余种之多,是为起居注官员最后定稿时核查之用。整理者以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起居注与同日实录进行比较,正月二十二日起居注有5事实录所缺,而实录有1事为起居注所无;二十三日起居注与实录互有1事为对方所无;二十四日起居注有7事实录所缺,而实录有1事为起居注所无。认为:“总的说来,乾隆起居注在有关官员引见、除授、赐谥等方面的记载确要比实录详尽得多,实录在有关地方、军事方面的记述要比起居注详尽。这也说明起居注与实录记述的内容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事实上,清朝的起居注与实录也都是为修国史服务的,从修国史的角度理解其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属性与特色。清史学家孟森先生的见解值得注意,他指出:“清之有史,出于两官署,一为六科,二为起居注。”六科为给事中之总称,承左史记事之职。臣工章奏批红之红本到阁,先由科领,抄发各部施行,而原本贮科。其发抄之红本,又别录二通,一通存科曰录书,一通送史馆曰史书,此则史馆所受左史记事之原材料。起居注为王言之记录,行右史记言之职。汇各衙门之档案而供起居注官,所修起居注正本贮内阁大库,副本仍藏本署,此则史馆所资右史记言之原材料。史馆有此两大材料来源,遂能着手实录、会典、方略的编纂,并据以成纪志表传之国史^②。如此看来,实录取材于起居注与六科史书,自然实录与起居注不相重复,加上实录反映国家的政务,起居注记载皇帝的言行,二书各有分工,各具特色。

关于起居注记注事宜,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非常概括地说明:“凡记注,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官员引见。凡编记各档,上谕簿、丝纶簿、外纪簿,军机处档、宗人府档、理藩院档、各寺监档、八旗档、护军营档、前锋营档、所有谕旨及官员引见除授,皆全载;奉旨依议及该部议

①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第二章第一节,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② 孟森《国史与国史馆》,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6—503页。





奏报闻者俱不载。载部本查略节,载通本查揭贴,有遗落即查对红本,丝纶簿有疑者亦查对红本。凡载祭祀、行礼、问安、驾临、驻蹕各项,俱查找内起居注,由内档钞出,存馆备查。”^①其中有特别需要解释的档案名称有:上谕簿,即内阁等处的上谕;丝纶簿,即内阁记录的谕旨;外纪簿,即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别为一册;内起居注,“敬事房设记档太监,检奏事处档案,有小折一种,折中所记大致为皇帝斋戒、礼佛、请安、侍膳各事,与内起居注内容相合,即内起居注之稿本。当起居注馆纂辑成册时,即根据此项档案补录于册,而题其钞送之档案,曰内起居注。”^②所以起居注不仅出自起居注官员的记注,还广泛参考、引用、核对大量档案,记载了皇帝起居、引见官员、处理题奏、祭祀、行礼、问安、驾临、驻蹕各项,史料相当原始,价值很高。

皇帝巡幸,则属于驻蹕一项,是起居注应当记录的内容。因此,考察乾隆帝巡幸、驻蹕盘山的情况,起居注是基本史料。

二

根据乾隆与嘉庆两朝清实录的记载与今人的考证,乾隆帝一生共计32次巡幸盘山,其中乾隆朝31次,嘉庆朝1次。乾隆朝的31次当中,乾隆十七年(1752年)与三十一年(1766年)分别巡幸盘山2次,其他的29次为每年1次,也就是说乾隆朝共有29个年份皇帝巡幸盘山。

《乾隆帝起居注》共记录了24次巡幸盘山的经过,其年份分别是四年、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二月)、十七年(十月)、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二月)、三十一年(九月)、三十四年、四十七年、五十年、五十二年、五十八年、六十二年(嘉庆二年)。缺记载8次。分别是七年、九年、三十五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缺上半年)。

清朝皇帝的“起居注册”分藏北京、台北两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有乾隆朝的起居注册。检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博物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55《起居注·职掌》。

② 单士元《清代起居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页。





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可知,该院藏有乾隆七年、九年、三十五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存正月至六月)起居注册正本^①,北京《乾隆帝起居注》所缺巡幸盘山史料,可以通过台北所藏乾隆朝起居注册弥补。

为了了解《乾隆帝起居注》记载巡幸盘山史料的情况,我们将《乾隆帝起居注》记载巡幸盘山次数与乾隆帝巡幸盘山实有次数列表,并将起居注与实录的记载加以简要提示,以便于分析,请参看书后附录“起居注与清实录记载乾隆巡幸盘山史料比较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乾隆帝与太后至一同巡幸盘山有8次。从避暑山庄回銮驻蹕盘山行宫4次,计乾隆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专门巡幸盘山12次,其它16次则是谒陵回銮路过盘山。乾隆皇帝驻蹕盘山,少则四天以内(住一天2次,住两天2次,住三天3次,住四天5次),多则五至七天(住五天8次,住六天3次,住七天9次),平均每次驻蹕盘山将近五天,总计乾隆帝驻蹕盘山的时间为156天。乾隆巡幸盘山的32次,大致上可以说前面一般驻蹕盘山四天以内,后期则在五天以上。这有可能与他的年龄越来越大有关系,晚年去盘山的次数减少而驻蹕时间都稳定在七天可以说明此点。大致上说,乾隆皇帝上盘山的月份,初年如四、七、九年乾隆皇帝是在九、十月谒陵后到盘山,十年后则多在二三月谒陵后到盘山,也有部分时间是七月到十一月之间进行的。

乾隆帝巡幸盘山实际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皇帝离开京师到盘山再回到京师的全过程,另一种是专指其中驻蹕盘山的时间。本书选择史料是从第一种出发的,不过像皇帝去避暑山庄然后再从避暑山庄回銮驻蹕盘山,因为时间长,史料太多,本书除乾隆十八年一次是全程摘录外,其余三次只摘录从避暑山庄回銮驻蹕盘山的史料。

为了更充分认识起居注关于乾隆皇帝与盘山的史料,我们也分上述两种情形比较清实录与起居注的记载。

先看清实录与起居注对乾隆帝巡幸盘山的全过程记载。以乾隆四年九月这次为例,共计5天:

1)十三日丁巳。实录与起居注均记载了皇帝驻蹕地点与选派武会试知武举、正考官、副考官人选,不过起居注记载顺序是驻蹕在前处

^①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1982年版,第32—33页。





理武会试事务在后,而实录正相反,记载顺序反映实录与起居注性质的差异,实录与处理国家政务为重,起居注则以记载皇帝本身的行为为重。另外,起居注的记载也比较详细。起居注记载比实录还多出2条,即钦点明晟、葛德润、卫廷璞、张九钧为同考官,钦点王图炯为收掌试卷官。

2)十四日戊午。起居注记载比实录多出1条,即刑部右侍郎韩光基等审奏张迅所管壮丁达拉苏犯赌被鞭责报复案。

3)十五日己未。记载相同。

4)十六日庚申。实录比起居注多出2条,即两广总督马尔泰题报安南商船漂至中国事、户部议覆山东巡抚赈济事。

5)十七日辛酉。实录只记载“上幸盘山”,起居注又详记“亲诣承天寺上香,驻蹕邦均”;实录记载同日“谕大学士”,起居注为“大学士徐本奉谕旨”列出人名;以下是所奉三条谕旨,两书记载相同。

6)十八日壬戌。记载相同。

7)十九日癸亥。实录比起居注多出1条,即户部议覆甘肃巡抚赈灾事,起居注也比实录多出1条,即刑部议覆直隶总督满人逼嫁致死家人事。

再看乾隆帝驻蹕盘山期间两书的比较。我们选取两个年份:

1)乾隆十二年二月。乾隆帝这次上盘山住了4天。清实录只记载“甲戌,上幸盘山驻蹕,至丁丑皆如之”省去驻蹕的细节。起居注又详记十五日乙亥“上幸感化寺、天成寺、盘古寺、云罩寺、东竺庵,回盘山行宫驻蹕”,又记载十六日丙子“上幸千像寺回盘山行宫驻蹕”,十七日丁丑“上幸少林寺、古中盘回盘山行宫驻蹕,是日赐诸王侍卫宴”。关于在盘山处理政务,起居注记载有4条谕旨,一是准兵部奏推升孟玉柱等,二是准兵部奏拟将云南千总杨续震补守备员缺,三是准刑部议十岁儿童打死人从宽免死,照例收赎,四是准吏部议,河东河道总督完颜伟失察烧毁河工物料降一级。实录则记载了完全不同的另外8道谕旨,一是遣官祭关帝庙,二是从礼部议,禁湖南绅衿参与闹丧、夜歌,三是从工部议,准于黄河北岸徐升坝缕堤建筑挑水埽坝。四是山西巡抚奏文水县民投递逆书事。五是谕文水县民投递逆书事的处理意见。六是奉天府亏空事。七是工部议覆河工事。八是遣使祭祀历代帝王庙。看来。起居注记载偏重于日常的工作,实录则侧重于相对特殊的国政





事务。

2)乾隆十四年九月。“起居注”记载十九日甲子“上驻蹕静寄山庄,奉皇太后驾幸天成寺诸胜境”;二十一日丙寅“上驻蹕东乾涧、谷(古)中盘,奉皇太后驾幸太古云岚”。实录则只记载:甲子“是日,驻蹕盘山行宫,至癸亥皆如之”,没有驻蹕细节。“起居注”与“实录”相同记载了加赏御路除道夫役的谕旨,实录只说“谕”,“起居注”记载了所谕的对象是大学士傅恒、史贻直。

此外,起居注记载十八日补授天津知府、广州知府的2道谕旨,十九日的谕旨有加赏御路除道夫役的谕旨,有给年老休致佐领吴尔泰等全俸、吉兰泰半俸的2道谕旨,有调补官员的谕旨,有处理刑事案件因罪犯残疾从宽免死照例收赎的谕旨,有秋审可矜人犯照例减等的2道谕旨;二十日要求汇报河南营伍废弛的谕旨;二十一日丙寅有准予军官因儿女亲家请求回避的谕旨,有奖赏处理金川事务的谕旨,有因怀疑官员冒销钱粮查勘官员家产的谕旨,有因办理金川军务不力赐庆复自尽的谕旨,有调补金坛县知县的谕旨。前后共发布15道谕旨。

实录则记载了甲子日加赏御路除道夫役的谕旨,赈恤山东十六州县被雹灾民的谕旨,有对军机大臣要求直隶裁革或裁减各处行宫雇佣夫役、稽查盘山窃匪的谕旨,有要求郎中江都因办理盘山工程草率革职并赔补修理添修工程的谕旨,有要求陕甘总督尹继善调查西安一带查明灾情的谕旨,计有5道谕旨。

总之,起居注与实录可以互相补充,特别是起居注记载皇帝在盘山到各寺庙拈香的情况,则是实录一般不记载的。这些记载对于了解乾隆皇帝在盘山的活动,他的喜好与兴趣,他与宗教寺庙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综合起居注的记载,得知他比较常去的盘山寺庙和景点主要有:天成寺、万松寺、古中盘、云罩寺、千相寺、东竺庵、东甘涧、西甘涧、慧因寺、上方寺、少林寺、双峰寺、青峰寺、法藏寺、慧英寺、云净寺、感化寺、盘古寺、承天寺等。

三

盘山,自昔有三盘之称,下盘水,中盘石,上盘松,各就奇胜言之,名传天下。

